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吉卫平

我在上海出生、长大,在这里结识了许多朋友和各界前辈。国画大师程十发就是其中一位,我每次去上海都要专程拜访他。

我从小就听父亲讲程十发先生的艺术成就,程老生于 1921 年 4 月 10 日,幼年即接触中国字画,1941 年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中国画系毕业后开始投身于艺术行业。在不断的工作中,程老拓宽了自己的艺术视野,“取古今中外法而化之”,擅人物、山水、花鸟,并在连环画、年画、插图上均有造诣。

程老长期任上海画院院长,连环画代表作包括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《胆剑篇》《画皮》及《孔乙己》等,还为记述早期“南派猴王”

档案春秋 戏画一家,触类旁通——程十发

□ 六小龄童

代表人物之一郑法祥先生的《谈悟空戏表演艺术》一书画了封面,是一位成就斐然、享誉中外的艺术家。

程老在自己的国画艺术上取得了世人有目共睹的成就,他还有很多戏曲方面的国画佳作。我与父亲收集到很多他创作的有关《西游记》的作品,如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《三借芭蕉扇》《大闹天宫》等作品。

1982 年初我接到拍电视连续剧《西游记》的任务后,父亲带我去上海拜访了很多名家,除了艺

术大师刘海粟、动画大师万籁鸣、连环画鼻祖赵宏本,还去拜访了程老,听他讲了绘制《西游记》作品的精辟的见解,使我受益匪浅。他非常和蔼、亲切,与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,最后给我画了一幅《大闹天宫》,画上题写:大型电视连续剧《西游记》主演六小龄童。临别时,我们父子与程老夫妇合影留念,这张照片我一直保存着。

俗话说“隔行如隔山,隔行不隔理”,艺术都是相通的,程老的见解在我实际表演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帮助。央视版电视剧《西

游记》播出后,程老看过了全剧后又赠送了我一幅书画作品,这幅题字现已制成牌匾在上海六小龄童艺术馆展示。

2007 年 6 月,我在横店拍摄《吴承恩与西游记》,本想等拍完后再去拜访程老,没想到 7 月 17 日得到他在上海华东医院仙逝的噩耗。我过去拜访过的影视、绘画、雕塑、戏曲、曲艺界的艺术大师在世的已经不多,程老的离世是我们国家书画界、艺术界的重大损失。

(选自《良师益友》)

王紫宁



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专业,曾任职于专业剧团担任舞台美术工作,注册高级室内建筑师,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,上海市徐汇区书画协会会员,青浦区茶文化协会会员,近年学习书法、中国画受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花鸟高研班导师翟玉刚老师。



▲ 国画《春酣》

◀ 国画《荷塘街景》



皱纹是岁月赐予的花

□ 倪超英

都说岁月是一把刀,总在雕刻着什么。最让人肉眼可见和非常无奈的是,随着年岁的增长,刻在人们脸上的便是那些皱纹:鱼尾纹、抬头纹、川字纹、鼻背纹、法令纹、口周细纹、木偶纹、泪沟纹、羊腮纹、颈纹……五花八门,“纹纹”惊心,就是把你原本光滑细腻的脸和颈,折腾成无数的褶皱,那么不可抗拒、那么无法逆转,除了照单全收,根本就是无能为力、无可奈何。

面对岁月塞上来的皱纹,有人对自己动刀,跟岁月抢夺那匆匆的脚步,硬把原生的脸整成了自己都不认识的模样;有人动用所有的软件,P 图去纹,软件磨去了皱纹也弄走了质感和饱满,以至让“真容”“假貌”判若两人;有人把希望寄托于各类保健品,不管塞进嘴里装进肚里的是是什么,只为拒绝皱纹……

在处处有科技狠活的今天,也许把皱纹抹平并非难事。可是我一直觉得,皱纹,其实是个大功臣,它把人经历的风雨沧桑记录了下来,写着你走过的路和吃过的苦;它该是时光筛选后的纯粹,是百般淬炼后的澄明,更是烟火人间的悲悯仁心;它一心一意地等着你,等着你从青涩、年轻、光鲜中走来,与你热情相拥,从不嫌弃你日渐干瘪的脸庞和干枯的“土壤”,义无反顾地铺开那些线条,你笑时它舒展,你泪眼婆娑间它也跟着紧张纠结;它那么认真地告诉你,光洁容颜是年少青春的过往,纵横纹路是半生修行的收获,是独属于你的专利与私产。

小时候,在无锡乡下,每天吃完晚饭,我趴在老娘娘(曾祖母)的腿上,听她讲倪家的故事,我仰着头,只觉得老娘娘脸上的皱纹好美好美。长大以后才明白,那些如花绽放的皱纹丝丝缕缕写着她 16 岁嫁过来以后的风霜雨雪和生命故事,写着她为这个家毕生的付出与奉献,写着她凭一己之力将长子倪锡英培养成为民国散文作家的坚韧,写着她抚养孤儿、支持革命者的坚定信念;接触园林草木以后,我忽然懂得,老娘娘脸上的皱纹是岁月赐予的菩提花,是觉悟、开悟、洞悉世事真理的标志。

如今,皱纹正有节奏地、无声无息地、毫无商量地爬上了自己的脸庞,流年无声,时光匆匆,尘世间数十载光阴,为生计、为逐梦,历经爱恨情仇、人间聚散,年年岁岁,光阴如笔墨,就这样记录和书写着脸上纵横交错的纹理。这何尝不是自己生命的肌理与乐章,沉静中藏有欢愉,看似无序却自有旋律,静中有动,动中有静,让面容随年岁沉淀出独有的风华。

也许,这就是人生,这就是历练,这就是收获。

咏睡莲

□ 林春

天光云影镜湖间,
唤醒梦乡花朵鲜。
疏雨浙沥添妩媚,
暖风无悔拂瓣圆。
亮喉清照惊鸥鹭,
凝视莫翁笔绘娟。
蝉歌蛙鸣颂一曲,
淤泥未染濯清涟。

感恩批评

□ 崔立

山峰,错落有致,此起彼伏。这样才有意思嘛。对方说。

当然,你的文字特别好,不像有些作者的文字很不好……如果你能做到我刚刚说的这些,你一定能在文学领域取得不小的成就。对方又说。

电话后来挂了,我却久久不能平静下来。

还有一位报纸副刊的编辑老师,虽然经这位老师,先后编发了我不少的文章,也曾经在群里褒奖过我

的小小说。

有一天,老师在群里点评到其他作者的写作问题,同时也点评到了我,说我的“得、的、地”没有分清,都是乱用。

确实,他没有说错。这个问题已经好多年了。我应该正视,却又总是被我忽略。我后来将老师的这段语音,反复听了好几遍。也在网上搜索、学习着,怎么不再犯这样的错误。

我一直觉得,这个世上,敢于批评你的人,才是你生命中的贵人,值得深交一辈子。

感谢批评,感恩批评。

下午,我收到了一个显示外地的陌生来电,直呼我的名字,是个女人的声音。对方说,我是某某文学期刊的编辑,你近期投了一个短篇小说,没有在别处发表吧?我说,没有。那我们杂志今年第三期准备用,你待会发两张照片到邮箱,刊发时一并用。好的,谢谢。

对方又说,你这个小说,写得太顺了。

哦?我听着纳闷。

还是有些平淡,少了些波折,就像是一座山。其实这座山,不会是一个山峰,应该有好几个高高低低的